

云上的森林

李岷闻(市直)

天地间,生死决裂,璀璨的大地,无垠的旷野,是生存还是毁灭,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自然与人类的大戏。这个星球,这个世界,被聪慧的人类掌控着大地万物,而万物又在自然中灵动。壬寅年的夏天,比任何年份的夏天都要长,到了农历秋分节气,低海拔的平原地域依然很炎热,甚至还出现高温天气,这是极不平常的气候。按传统农事的说法,立秋之后,便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可惜,这个秋天少雨。

又是一个秋的季节,南方丘陵山区农民丰收在望的日子。为数不多的梯田将逐步消失在崇山峻岭间,回归森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人迹罕至的自然村落,原先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陆续长出杂草,许多田地也都空置着,也是长满了荒草树木。在一些村庄的房前屋后,除了能看到几个零星的老人,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众多的村民在一次次艰难的迁徙中离开了他们的农村里的家园。大山还原着曾经的丛林滋生,万物再次扩大属于自己的空间和繁衍生息的地域。

梅岐乡坐落于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南部,海拔**670**米,要绕山公路**37**公里。梅岐村为乡政府驻地。据《景宁地名志》(1990年版)考:明万历年间,张、李两姓在梅岐东岸建村。昔日两岸梅树遍地,一条小溪从山谷沟壑顺流而下,水称梅溪,村因水名。方言“溪”,“岐”谐音,故演变为梅岐。梅岐不论是村名还是村落,笔者都比较熟悉。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务农时,曾因事去过梅岐3次,一次在梅岐村一农户家匆匆吃过中饭,便离开了。一次在一农户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又匆匆离开。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因公事再去梅岐,用2天时间办好了公事,匆匆返回县城。记忆里的梅岐,一个普通的丘陵山区村落,当时因办事来去匆匆,没有太多印象。时过25年,当我再次去梅岐,比想像中的梅岐要好了很多。乡村振兴已初具规模。梅岐村的古民居完成了改厕,道路清洁,水电等功能齐全,已经从传统的村落蜕变成富有传统林区的红绿融合小镇。

梅岐的林农有植树造林自成一体的习俗。每年农历的七、八月,梅岐的林农们会对自家的树木、毛竹园、油茶山进行“劈山”,对幼林进行抚育,支除林间杂树枝、茅草。此季节被割砍的树枝、杂草容易腐烂,可以为林地增加肥力,使林间的泥土松软。入冬后,天干物燥,极易引发山火,梅岐各村林农会按各村的护林队员,自发联合起来进行巡山,开辟防火隔离带上的杂草,防止山林火灾的发生,山背之间的隔离带是最有效的。

地处炉西峡源头的梅岐乡辖各村落,近九万亩的森林依靠氧气生存的万物制造出清新的空气。崇尚自

然的林农,一代又一代人对森林,保持对山水的敬畏,在经历了历史的一次次人类生存洗礼后,保留了大山的那份原始与人类生存的取舍。在梅岐的大山深处至今保留着原始成片的森林,古树群,林木有南方红豆杉、华南石、林叶蕨、苦槠、钩栗等,树龄达600年以上。茂密的原始森林,成了珍稀动物的家园。一些古老的动物得以在森林里繁衍生息了下来。森林中发现的有猕猴、穿山甲、黑鹿、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峡谷的小溪中有娃娃鱼、鳇、石斑鱼等鱼类。不论是森林中的名贵树木,还是小溪、山坑中的各类鱼类,他们和人类一样都离不开水,水是生命之源。森林是储水池,偌大的成片的原始森林,储备了动植物所需的水,自然在四季轮回中,森林在大地上生生不息,万物与人类共生着,森林才变得如此神秘。

在梅岐乡的各村落,自从有人类在此密林里和小溪冲击河谷,一些平坦的山坳地,开基建村,居守家园,开田整地,看护山林,种植林木,经营森林。历经一代代村民、林农的习成养就许多具有林业地区相近而又不近相同的植树造林传统习俗。有的林农夫妇如果头胎生了女儿,就要在自家的荒山或田头地角栽几棵杉树,称“嫁妆树”,等女儿出嫁时,树木也已成林,用来制作女儿陪嫁的嫁妆。而有的村落,有的村民,有的林农夫妇如果头胎生了儿子,更为隆重,要给儿子栽“三旦树”,在儿子出生第三日时要请亲朋好友吃“三旦酒”,又是植树节气时,顺便请几个亲朋好友栽几片森林,待日后成材,由长子分配盖或修缮房屋之用。在梅岐乡域,不但植树有其习俗,护树也有其习俗。比如,人冬冬收结束后,林农一般在晴天,都是上山看护自家的林木、毛竹林等。有“冬整枝,不伤树”之说,通过冬天整枝,促使森林能够快速成林,毛竹则留伏除劣,来年春天长出粗壮的毛竹。旧时的林农,在“靠山吃山”的生存环境下,有了他们从历代传承下来的习俗,延续当地林业的更迭和发展。而今,偌大的梅岐乡留守在村的青壮村民极少,森林更多的回归了自然生长,封山已是常态,未来的森林将更加接近自然,人为的索取将越来越少。

走进梅岐,茂密的森林令人神往。森林里的万物,有许多是人类未知的,需要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探索,森林不仅给人类带来清新的空气,更给人类带来无限的神秘。梅岐的前世和今生,与森林结缘。每逢春夏雨季,大地上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连在一起,胜似仙境,分不清天南地北。云中的森林,会在行走四方的游子梦里头显现,五彩缤纷的世界,人类需要森林,森林需要人类的呵护,相依谐存。

大雪有味忆旧时

胡慧敏(莲都)

大雪已至,仲冬登场。天气越来越冷,但是随着气温的降低,家里却渐渐温馨。记忆中的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有温度的日子,似乎很多与吃有关的小美好,都是在每一年的大雪这一天烙刻在记忆之中。

印象中很小的时候不喜欢吃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爱上这一口。家里人知道我爱吃腊肉,所以每年都会额外多腌制一点,给我带来。煮饭的时候切几片放碗里一起蒸,开锅的时候都是格外得香。腊肉的腌制要在寒冷的日子,天气太暖肉容易坏,大雪寒冷,选择这一天腌肉再好不过。

腊肉的选肉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都是瘦肉未免太柴,要想口感更好,五花肉是最好的选择。肉买来不要用水洗,用高度白酒全部抹一遍来消毒杀菌,防止腐坏。然后准备腌制的调料:盐、花椒粉。把调料一遍又一遍地在五花肉上抹匀,然后放入密闭缸中腌制二十天。二十天之后,将肉拿出来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阳光是引子,在时间的魔法下,五花肉渐渐醇香,肥肉中的油脂在阳光的暴晒下,融化滴落。约莫晒个20个左右的阳光日,生肉的蜕变便彻底完成。下班回家的日子,脱去厚重的外衣,电饭煲揭开,腊肉的香气扑面而来,夹几片腊肉放入热腾腾的米饭中,腊肉的咸香肉香裹着米饭的温软饭香,一口下去,妥帖了自己的胃,能化解一天的劳累。

家里人都是喜欢吃辣的,而我从小到大更是无辣不欢。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妈妈都会拿回几瓶外婆亲手腌制的辣椒酱,现在外婆老了,妈妈学来了外婆的手艺,每年大冷的时候,也会腌制一大瓶辣椒酱,来满足我嗜辣的口味。

辣椒最好选择顶辣的朝天椒,鲜红的辣椒去掉绿色的蒂子,洗净、晾干,一定要彻底晾干,不能有水份残留,否则容易坏。然后把辣椒磨成糊。大蒜剥皮,跟盐一起放入磨好的辣椒糊中,盐的比例根据十斤辣椒一斤盐来放。把所有的材料放入烫好晾干的玻璃罐中,玻璃罐要用高度白酒消毒过,保证无水无油。放置在阴凉的地方,一周以后即可开罐食用。吃辣椒糊最好的方式是夜里看剧饿了的时候,拿出柴火锅巴,蘸上辣椒酱,一口下去,跳动的味蕾当即得到极大的满足,由于有一定辣度,没吃几口,便开始吡溜吡溜地吸着气,身上也开始暖了起来。

腊肉的醇香和辣椒酱的鲜美是寒冷天气里再好不过的慰藉,但更多的,是美食背后家人的温暖和远在异地对家乡的牵挂。味觉是有记忆的,吃一口家乡的美食,便也想起儿时老家的热闹。记忆中的温馨历历在目,时节虽是大雪,心中却暖阳一片。

大雪已至,冬意渐浓。愿世间所有美好,都是恰逢其时。

烟云笼花村

金少芬(龙泉)

嗅着微风徐徐中的温润清香,漫无目的行驶在岩樟的烟雨路上。细腻,灵动,清逸的雨丝,如冉冉檀香透过车窗,在泼墨渲染的三月袅袅洒落。雨敲薄雾,缠绵不止,沿着弯曲的路,向着乡野深处蜿蜒。

散落的思绪游离于车窗外的一帘烟雨,几缕莫名的轻愁,几滴旧年里或喜或悲的记忆,慢慢撩开丝丝如絮的细雨。空气中凝固着薄如羽纱的虚幻,灵魂不知不觉在飘渺的雨幕里迷茫,心空氤氲起一层淡淡的伤感。

丝丝微寒的料峭扑面而来。杨柳丝正袅娜,恰似“二月春风似剪刀”。草木青嫩葱翠,又是一年“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株株桃红掠过,朵朵桃蕊碧波含露,开启着羞红的脸,抬眉浅笑。朦胧的烟雨,让它们披上了一层唐诗的韵味、宋词的婉约,仿佛一起相约共饮一盅春雨甘露,润了红唇,醉了心。那抹春意盎然的姿色更是有别于春光下的明丽。渐渐地,那一半落寞的心思,也因着桃花的明媚而渐渐明媚起来。

远山含黛,烟雾缭绕,轻如薄纱,若现若隐流动于群山之间。村落花田点缀其中,携刻着水墨无痕的淡韵,清漾着烟雨若梦般的仙境。一群不大不小的松树,齐刷刷地一字排开,雨滴落满松针,枝头上偶尔还能看到几只鸟儿在来回追逐。一种苍翠,一种生机,一种风骨,一种古朴,如工笔,勾勒着自然完美;又似排箫,吹奏着万物和谐。

村舍背靠青山,面朝梯田式的田园,黄泥墙被刷了一层粉白,细雨轻敲黑瓦背,偶有几株桃枝或梨枝斜插屋顶或木门窗;而明黄黄的油菜花正开满了田垄。一个带着淡淡花香、带着芳草泥土芬芳的小山村近在眼前。站在湿漉漉的田头,沐着细雨,如蜂蝶般贪婪地追逐着满村的香艳,手拿相机痴痴地看着、复制着一张张田园美图,脚步忍不住流连忘返。面对如此妙曼的一幅幅自然画卷,不禁想叩问天地,是谁精心渲染的水墨丹青?

另一角,大片白花花的水菖花,泛着簇簇无暇的特殊体味,延伸到目光所能抵达的极处,与梯田里的黄花链接为一片浩瀚的花海,构成一幅色调丰富、层次分明、烟云笼罩的花村图,如梦似幻。曾经,这开满喧闹的水菖花是这一带的经济作物,可为农人换得一点日常生活所需。现在,这无人问津、寂寂无语的它们又在为谁开了又落,而那份执着的清寂与素颜,何尝不是另一种甘于落寞的惊艳。

一个原汁原味的山村;一个隔绝俗尘、充满野韵的山村;一个繁花似锦、诗画烟云的山村,带着一股清馨的微寒,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安然淡定,在窗门紧闭、人影稀少的寂寥里孤芳自赏,倒也是一种无可复制的绝版。

原本,千百年来,这样的村庄,是适合抛却浮名,只须一壶禅茶,一壶淡酒,一张木竹或石制小桌,几把简单的竹椅,静听花开的地方;是适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方;是适合阡陌虚度,蹉跎岁月,任光阴流转,看蝶起蝶落的地方……而今我只能借着这个虚静的午后,暂且做一次白日的梦游。

从恍惚的梦游中醒来,车向着城的方向掉头行驶,窗外一块高高的蓝牌缓缓划过,才知此村名曰“岱岭”——水源地岩樟的一个小村。

雨仍然绵绵飘洒,思绪依旧在如烟似梦的雨巾忽远忽近,忽深忽浅的蔓延……田园的影像、花的气息越来越悠远清淡,恍如隔世……